9

諧文

疏通掘頭艇問答

（阿三）

客有問於予曰 現今掘頭艇充塞港堂 將勒令還俗乎 抑任其亂穿亂插乎 抑或不然 仍令其坐破蒲團 枯槁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

懲淫小說

鴉鳳同殲

（斌父）

「七續」

菊香聞修謂主人別有意在 少年好事 甚欲知其究竟 囑修他日歸 悄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

菊香聞修謂主人別有意在 少年好事 甚欲知其究竟 囑修他日歸 悄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

（七續）

菊香聞修謂主人別有意在 少年好事 甚欲知其究竟 囑修他日歸 悄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

菊香聞修謂主人別有意在 少年好事 甚欲知其究竟 囑修他日歸 悄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

（斌父）

「七續」

菊香聞修謂主人別有意在 少年好事 甚欲知其究竟 囑修他日歸 悄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

菊香聞修謂主人別有意在 少年好事 甚欲知其究竟 囑修他日歸 悄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

（斌父）

「七續」

菊香聞修謂主人別有意在 少年好事 甚欲知其究竟 囑修他日歸 悄自守乎 予曰 掘頭艇以普渡衆生主義 勒令還俗 作上爐之香 非彼之本願也 亂穿亂插 譬面拋頭 徵逐於茶館酒家 若來干戲臺舞榭 彼之心有所願忌也 予若齊魚粥鼓 披袈裟 念彌陀 嫲苦含辛 孤衾冷寂 卑非彼之本心 艇雖掘頭 仍欲頭頭是道也 觀其外則服緇 內則服紫 予則打齋 實則打霧 其蕩情冶態 實不可思議者 客曰 然則將何以安插乎 予曰 嘗聞掘頭艇最潮氣 以之移駐潮州可矣 高雷廉各屬 民化尚未開通 以掘頭艇移駐之 則無所不通矣 最妙者 莫如移駐瓊州 瓊州爲壯夫雲集之地 若以掘頭艇移駐之 各得飽所欲而去 此外欽州崖州者 許其分駐 以符普渡衆生主義 客曰善 遂笑而罷